

## 第十一課 散 戲 《黑面慶仔》洪醒夫

謝蓮芬老師編輯

### 一、題解補充資料

- 1.《黑面慶仔》為短篇小說集，收作品十篇，其中〈散戲〉得到第三屆聯合報小說獎的第二獎，〈跛腳天助和他的牛〉與〈扛〉先後得到第四屆與第七屆吳濁流文學獎的佳作，〈黑面慶仔〉得到第二屆聯合報小說獎的佳作，〈吾土〉得到第一屆中國時報文學獎的優等獎。
- 2.〈散戲〉以小說人物秀潔的心境思想作為敘事主軸，同時進行兩線的鋪陳：  
一線是秀潔與她的同伴們此刻正在臺上搬演的戲碼「秦香蓮」（在後臺，我們看到小兒啼哭喊叫，乏人照料；在臺前，我們看到了觀眾三三兩兩，而且無人留神看戲；在臺上，我們更看到了演員各個心有旁騖。一切錯亂的景象都指向歌仔戲現狀殘破，搖搖欲墜）。另一線是秀潔在演戲過程中跌入「玉山歌仔劇團」由盛而衰的種種回憶（當年是如何的盛況空前，而後每下愈況，金發伯起初頑強抵抗不妥協，而後逐漸被打垮）。這兩線的敘事在回憶裡的金發伯最後「像一頭受傷的猛獸」斥人別再唱歌仔戲，臺上飾演包公的金發伯無奈地高喊：「哎呀！罷了！罷了」開創陳世美的聲中，共同推到了高潮，也走向了終場：「戲，就這樣散了！」
- 3.胡適說：「短篇小說是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小說本身往往只呈現問題，有所象徵暗示，未必要做主觀的批判。
- 4.洪醒夫：「散戲寫那些人因為生活壓力，不得不放棄自己不願意放棄的東西時的悲壯淒清。有人認為，歌仔戲的內涵及演員的訓練，與平劇不可同日而語，意思是說，歌仔戲是粗鄙的，它的沒落不足以惋惜，而〈散戲〉惋惜歌仔戲的沒落，所以不足取。我想這是一個誤會。一切都在進步，有些東西必然會遭到淘汰的命運，如果必須淘汰，那就讓它淘汰好了，我並不惋惜。我寫〈散戲〉也無意確定歌仔戲的地位。我關心的是這一批人。我們知道，人雖有貴賤富貧賢不肖之分，但他們都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慾，平劇演員有，歌仔戲演員自然也有，我要寫的是戲臺後面的『人的生活』，不是寫那個戲。」
- 5.吞噬：吞食。噬，音尸、，咬。
- 6.秦香蓮與陳世美：陳世美家境貧寒，和妻子秦香蓮恩愛和諧，生有二子。十年苦讀後，陳世美進京趕考高中狀元，皇上想把公主嫁給他，陳世美謊稱沒有妻室成為駙馬爺。久候陳世美的秦香蓮帶著兩個孩子到京城尋夫，在大街上彈琵琶乞食，唱的內容就是陳世美與她的故事，湊巧被王丞相聽到，王丞相安排兩人相見，但陳世美斷然否認與秦香蓮相識，傷心欲絕的秦香蓮決定放棄回鄉。  
然而，陳世美擔心此事會被皇上知道，決定「斬草除根」，派親信韓琪半夜追殺，韓琪得知事實真相不忍下手，但又不肯違逆長官交待，而自殺求義，秦香蓮痛恨陳世美滅絕人性，至包拯處告狀，包拯不顧皇姑與太后百般阻撓，終將陳世美鋤死，並發給秦香蓮紋銀十兩，叫他們母子回鄉生活。  
「陳世美」這三個字以後成了專有名詞，凡是為了富貴功名拋棄舊愛的男人，就稱為陳世美。

### 二、作者補充資料

- 1.洪醒夫本名洪媽從，他說：「媽從就是跟從媽媽，做個乖囡仔。」改名醒夫原因是擔任代課教員時，小朋友為他取綽號「毛毛蟲」，他不喜歡，他欣賞能寫出關懷庶民疾苦與憂樂作品的俄羅斯大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故文友戲稱他「洪醒夫斯基」，他欣然接受。
- 2.洪醒夫小說中的人物大都是家鄉二林鎮的農民。對這些同鄉們的貧困、迷信，他表現出高度的關懷與同情。他筆下的這些農民都具有溫柔敦厚的本質，所以他的小說讀來溫馨動人，情味十足。而洪醒夫也善用鄉土語言，巧妙地把一些臺灣俗諺和特殊語彙用在對話裡，精確又親切。
- 3.洪醒夫小說刻劃出臺灣農民，甚至於整個中國農民的共同性格，這共同性格，可歸納為宿命、隱忍與悲苦三種。其筆下的人物在面臨悲苦時，頂多是以宿命的感嘆來安慰自己，再以隱忍的精神去默默地承受，而無怨無艾地活下去。

### 三、散戲與劍美案劇中人物象徵、對比意義

1	秀潔	玉山歌仔劇團的當家小生，待人溫順乖巧，對歌仔戲充滿了熱情和執著。在她的觀念裡，不管今天有沒有觀眾，戲都要好好的演下去。但在現實生活中，卻遭受許多挫折，最終仍必須放棄她最喜愛的歌仔戲。在文中秀潔象徵著傳統文化的堅持者。
	陳世美	爲了榮華富貴，拋妻棄子，是貪慕榮華、趨炎附勢的小人，秀潔常飾演這個角色
2	金發伯	玉山歌仔劇團的主持人，象徵著舊文化的傳遞和支持者。在歌仔戲的領域裡，曾經威嚴而充滿自信，但因社會的變遷、現實環境的逼迫，不得不解散劇團。這也代表著舊文化逐漸走向了絕境
	包拯	是人民心中的青天大老爺，是正義的代表和化身，從來不向惡勢力屈服。在劍美案一劇中，雖曾一度迫於國太的威勢而妥協，但最後仍挺身而出，主持正義
3	阿旺嫂	要養育四個孩子，有經濟壓力，在現實生活和對戲劇的堅持間，她放棄自己的理想，選擇向現實妥協，成了隨波逐流的人
	秦香蓮	是舊文化傳統美德的化身，她認命順從，盡心侍奉公婆，而後千里尋夫，然而陳世美背恩負義拋棄了她

### 四、歌仔戲四大角色

生	爲男性角色的統稱，有小生、老生、文生、武生等。扮演者未必是男性，由女性扮演男性角色在歌仔戲中相當普遍，如楊麗花、葉青、孫翠鳳等，頗受婦女觀眾歡迎
旦	爲女性角色的統稱，有小旦、老旦、花旦、武旦、彩旦之分。正旦或苦旦通常爲劇中主角（因歌仔戲中苦情戲較多）
丑	是滑稽、逗趣的角色，是戲劇中的甘草人物，像明華園的當家名丑陳勝在，其重要性甚至不亞於小生
淨	俗稱花臉，演員在臉上畫上濃烈的色彩，以表現角色的性格與特質

### 五、課文補充

#### 1.各段段旨

- 第一段：寫散戲後，秀潔責備阿旺嫂賴戲。
- 第二段：阿旺嫂解釋賴戲的原因。
- 第三段：眾人各自陳述對歌仔戲的態度。
- 第四段：以眾人的喧鬧反襯金發伯的落寞，烘托出歌仔戲的沒落。
- 第五段：秀潔考慮退出歌仔戲團，暗示歌仔戲的式微。
- 第六段：金發伯要大家好好演最後一場招牌戲——十二道金牌。
- 第七段：藉金發伯與秀潔的對話，寫二人對歌仔戲的堅持。

2.悠哉悠哉：又作「優哉游哉」。優、游，優閒。哉，語氣詞，表感嘆。(注4)

3.馬不停蹄：本指到處奔走，非常忙碌。此指說個不停。(P119)

4.鼎沸：可指局勢動盪不安。如《三國演義·17回》：「今歷年四百，氣數已盡，海內鼎沸。」(P119)

5.包拯：字希仁，北宋合肥人，性剛直，以清廉著稱。宋仁宗天聖五年進士，官至開封府尹及龍圖閣直學士。因爲他進入「二府」成爲北宋最高決策機關成員後，其衣著飲食和器具依然「如布衣時」，是古代中國清官的典型代表，民間諺語有云：「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辦案嚴正，不避權貴。鮮少笑容，時人以「黃河清」，比包拯笑。

民間稱其包青天及包公，就任開封府尹期間，得到「四大名捕」(王朝、馬漢、張龍、趙虎)與有「御貓」之譽的御前四品帶刀護衛之南俠展昭協助，辦案明查暗訪，執法嚴謹中不失人情，

使正義得以伸張。傳說包拯審案「日審陽間，夜審陰間」。流傳許多審案故事，著名的有《劊美案》、《狸貓換太子》、《烏盆案》、《劊包勉》等。另古代小說《七俠五義》亦以其為主人公。因其大公無私，擁有一副鐵面如墨的臉孔，額上有一彎蒼白明月，故亦有「包黑子」稱號。坊間傳說包拯死後成了神明「馬國公」。

## 六、修辭

譬喻	1. 各個馬不停蹄嘩哩嘩啦講一堆。 2. 大家都開口在講話，一時人聲鼎沸，分不清誰是敘述者，誰是聽眾。 3. 胸中一時千頭萬緒，五味雜陳。
鑲嵌	1. 大家七嘴八舌的勸。 2. 胸中一時千頭萬緒。
設問	1. 聽到阿旺嫂的聲音：「妳是在說我？」——疑問 2. 那段戲最重要，妳怎麼可以離開？——激問 3. 大家這樣懶散隨便，怎麼能夠把戲演好？——激問
倒反	言辭表面的意義和作者內心真意相反的修辭法。 表面讚賞，其實責罵；表面責罵，其實讚賞。 例：(朱自清·〈背影〉)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得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 (洪醒夫〈散戲〉)我想，『玉山』是應該解散了，大家去找一點『正經的』事情做，好好過日子，從此以後，誰都不要再提歌仔戲了……。

## 七、成語集錦

- 人聲鼎沸：沸沸揚揚、螭蟾沸羹、蟲鳴水沸。  
反：鴉雀無聲、萬籟俱寂、闐無人聲
- 字正腔圓：咬字清晰，發音正確。  
反：口齒不清。
- 千頭萬緒：盤根錯節、心亂如麻、千緒萬端。  
反：井然有序、有條不紊。
- 馬不停蹄：披星戴月、川流不息、東奔西走。  
反：停滯不前、趑趄不前、裹足不前。
- 悠哉悠哉：悠然自得、逍遙自在、優哉游哉。  
反：席不暇煖、意急心忙。
- 輕描淡寫：本指繪畫時用淺淡的顏色輕輕描繪。後亦指著力不多的描寫或敘述。此課指好像沒發生什麼事似的。  
反：濃墨重彩、淋漓盡致、刻劃入微。
- 咬牙切齒：痛恨至極、痛心疾首、切齒痛恨。  
反：笑容可掬。

## 八、字義辨析

哄	安撫，ㄉㄨㄥˇ	我「哄」他，騙他(洪醒夫散戲)
	眾人的聲音，ㄉㄨㄥˊ	「哄」堂大笑
光景	左右、上下。約計之詞	這人姓華名忠，年紀五十歲「光景」(兒女英雄傳)
	光輝、光亮	「光景」斜漢宮，橫梁照采虹(南朝梁蕭子範·春望古意)
	希望、苗頭	大卿見說請到裡面吃茶，料有幾分「光景」，好不歡喜(醒世恆言·赫大卿遺恨鴛鴦條)
	時光、歲月	「光景」不待人，須與髮成絲(李白·相逢行)

	境況、情形	以前臺下人擠人的好「光景」(洪醒夫散戲)
卻	除去	了「卻」君王天下事(辛棄疾·破陣子)
	還,再	我且與夫人廝見了,「卻」來吃酒也不遲(魯智深大鬧桃花村) 探他虛實,「卻」來回報(孔明借箭)、「卻」說魯肅領了周瑜言語(孔明借箭)
	但是	肅允諾,「卻」不解其意(孔明借箭) 把柳條鞭打那馬,「卻」跑不去(魯智深大鬧桃花村)
	擊退	秦擊趙再,李牧連「卻」之(六國論)、「卻」匈奴七百餘里(過秦論)
	豈	明日即將來射曹軍,「卻」不甚便(孔明借箭)
	置於動詞後,相當於「了、去」	於此失「卻」局,奇哉,救無路矣(虬髯客傳) 一片花飛滅「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杜甫·曲江詩)
	排拒	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諫逐客書)、「卻」賓客以業諸侯(諫逐客書)
	推辭	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卻」(孔明借箭)、兼議從容,無前「卻」也(虬髯客傳)
	雖	好「卻」甚好,只是不要捋虎鬚(魯深大鬧桃花村)
	退,還置	取一人頭並心肝,「卻」收頭囊中(虬髯客傳)
	退	「卻」坐促絃絃轉急(琵琶行)
	敗退	追至大洋,且戰且「卻」(秦士錄)
	正好	考慮著如何啓齒,「卻」聽金發伯說(洪醒夫散戲)
	竟然	沒想到她「卻」早有預謀,早已退妝(洪醒夫散戲)
已	副詞、已經	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與元微之書)、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詩)、日過午「已」昏(項脊軒志)、汝之詩,吾「已」付梓(祭妹文)
	動詞、止、病癒	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柳宗元捕蛇者說)
	此也	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論語)
	不久	庭中始為籬,「已」為牆(項脊軒志)、「已」而煙塵漲天(秦士錄)
	通「以」	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祭十二郎文)
	助詞,同「矣」	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典論論文)、不能為五百人立傳,滋可痛「已」(黃花岡烈士事略序)、今老矣,無能為也「已」(燭之武退秦師)、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
	不久	庭中始為籬,「已」為牆(歸有光項脊軒志)
	完了、結束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杜甫石壕吏)、老夫「已」矣(左忠毅公逸事) 問答未及「已」,驅兒羅酒漿(贈衛八處士)、而今「已」矣(祭妹文)、而竟「已」乎(祭妹文)
	副詞、太	雖有續修,.....而其書又「已」舊(台灣通史序) 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為「已」甚(宋濂秦士錄) 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蘇軾留侯論)
	停止	使她內心激動不「已」(洪醒夫散戲)、雞鳴不「已」於風雨(廉恥) 極其力不「已」(柳宗元蝸蝓傳)、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 得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段太尉逸事狀)

## 九、字形辨析

句	ㄍㄨˇ	苟延殘喘、枸杞、狗尾續貂
	ㄊㄨˊ	姍姍 言語和善貌、啣濡：相濡以沫
	ㄍㄨˊ	鳩鴿
	ㄍㄨˊ	痾瘻 ㄍㄨˊ、ㄍㄨˊ
	ㄍㄨ	金鈎

	ㄅㄨㄛˋ	佝僂
易	ㄊㄩˋ	錫婚、袒裻裸裎
	ㄉㄨˋ	惕厲、怵惕側隱
	ㄉㄨˊ	挑剔、踢球、剔牙
久	ㄐㄩˊ	針灸、瓊玖（膾炙人口）
	ㄐㄩˋ	內疚、咎由自取、靈柩
光	ㄍㄨㄤ	光明、膀胱、武夫洸洸：威武貌
	ㄍㄨㄤˋ	一晃而逝、恍然、幌子、洸洋：水深廣貌
	ㄍㄨㄤˊ	晃動
婁	ㄌㄨˊ	敝衣草屨、窶困：貧困
	ㄌㄨˋ	不絕如縷、屢勸不聽、篳路藍縷=縷
	ㄌㄨˊ	鏤骨蝕髓、金石可鏤、痠瘦ㄌㄨˊ ㄌㄨˊ
	ㄌㄨˋ	培塿、摟抱、竹簍
	ㄌㄨˊ	佝僂、傴僂、黔婁、樓房、嘍囉
子	ㄉㄩˊ	甌子
	ㄉㄩˋ	孱弱、孱弱（「羸」水：ㄉㄩˋ）
	ㄉㄩˊ	瓜田李下（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ㄉㄩˋ	字字珠璣
	ㄉㄩˊ	仔細、菜籽
	ㄉㄩˋ	喜孜孜、孳生

## 十、問題討論參考解答

一、阿旺嫂明知即將上戲，卻仍帶著孩子悠哉悠哉的去吃冰。請分析她的心態。

答：1.存心賴戲，不夠敬業。

2.認為既沒有觀眾，大家又沒有精神，所以就以小孩哭叫，怕出意外為藉口，悄悄下了舞臺，退了妝，逍遙去了。

二、文中金發伯說：「玉山是應該解散了，大家去找一點『正經的』事情做。」他為何要特別強調「正經的」這三個字？這種寫法有何作用？

答：歌仔戲原本就是正統的表演藝術，每一個演員都學會了紮實的工夫，他們精彩的演出忠孝節義的戲碼，為文化的傳承貢獻了心力，這種表演的工作是絕對正經的。金發伯的這種說詞，是屬「倒反」修辭法，在文中有反諷的作用。

三、文末「秀潔的眼中逐漸模糊起來」，作者為何要用這句話來結束本篇小說？

答：(1)天色已漸漸暗了，戲臺在暮色中自然逐漸模糊了。

(2)淚眼朦朧中，戲臺也模糊了起來。

(3)作者以此句象徵歌仔戲已式微，不復昔日的榮光了。

四、小說中，玉山歌仔劇團為何選擇十二道金牌作告別演出？

答：(1)因為這齣戲是玉山的招牌戲。

(2)劇中人物岳飛「忠」於國家，劇團演員也「忠」於自己的職業。(精神相同)

(3)岳飛為理想獻身成為悲劇英雄；玉山歌仔劇團演員在時代變遷的浪潮中逐漸沉淪，成為了社會的邊緣人。(悲劇性一致)

## 十一、歌仔戲著名劇目

### 1. 薛丁山與樊梨花：

唐人薛仁貴奉旨征西，遣子丁山率兵直逼寒江關下，守將樊洪之子樊龍、樊虎出戰，均為丁山所傷，樊洪一籌莫展。時值樊女梨花奉師父梨山老母之命下山，並囑有宿世姻緣應在「白袍小將」薛丁山身上，要梨花以身相託，要丁山以婚書來換寒江關降書。梨花出陣，指名丁山應戰，仁貴刻意不派丁山，而專派女將與之對陣，梨花連敗丁山二妻竇仙童、陳金定與其妹薛金蓮等女將，終逼丁山出戰，梨花一見鍾情，並應師母所囑以終身相託，不料遭丁山所拒；梨花為應天命，遂施移山倒海法術「三擒三放」丁山，丁山終知梨花一片真心，也了解自己功夫卻不如梨花，由衷佩服，最後終於允婚，二人結為連理，梨花因而投靠唐。

本劇目在歌仔戲裡是齣「無班不演」的著名劇目。其中尤以劇中人樊梨花向薛丁山求親之兩人的「照槍」表演，與樊梨花移山倒海「三擒三放」薛丁山的情節，最為膾炙人口。

### 2. 梁山伯與祝英臺：

地主的女兒祝英臺美麗大方，且聰明好學，央求父母讓她改扮男裝到杭州讀書。到學堂後，和梁山伯情投意合，藉言為妹妹作媒而暗許終身。學年期滿，返回家鄉後，梁山伯前往祝家拜訪，得知所謂的「妹妹」就是祝英臺本人，不禁又驚又喜。之後，梁山伯請人到祝家去求親，可是祝員外早已把女兒許配給了有錢人家的少爺馬文才。梁山伯頓覺萬念俱灰，一病不起，不久就死了。馬家迎親當天，英臺穿上紅衣紅裙，上了花轎。路過梁山伯的墳前時，忽然間飛沙走石，花轎不得不停了下來。英臺走出轎來，脫去紅裝，一身素服，緩緩地走到墳前，跪下放聲大哭，霎時風雨、雷聲齊作，「轟」的一聲，墳墓裂開了，英臺縱身跳了進去。接著又是一聲巨響，墓又合上了。此時風消雲散，雨過天晴，野花在風中輕柔地搖曳，一對美麗的蝴蝶從墳頭飛出來，在陽光下自由地翩翩起舞。

此劇中的「草橋結拜」、「訪英臺」、「樓臺會」、「十二相送」、「夢英臺」、「山伯討藥」、「歸天」、「英臺拜墓」等皆為著名的折子。

### 3. 陳三五娘：

福建泉州才子陳必卿，排行第三，人稱其為陳三舍。有一回送嫂嫂到廣南與兄會面，途經潮州觀賞元宵花燈，巧遇潮州第一美女黃五娘與其貼身丫環益春，陳三一見傾心。護送嫂嫂到廣南後，回泉州途中，又遇見元宵燈節的那位女子及其丫頭登樓賞景，再次相遇，這位女子也對陳三心生愛慕，就用手帕包著荔枝丟下樓去，陳三拾起，留存為記。

陳三向磨鏡師父李公伯打探消息，知道女子是潮州富貴人家黃九郎的千金，只可惜早已許配給不學無術、人稱林大鼻的林大。陳三為五娘傾心不已，求李公伯幫忙，李公伯設計教陳三學磨銅鏡，再趁著到黃家磨鏡的時候，將黃家一面價值連城的寶鏡打破，從而賣身為奴，在黃家做三年的長工，藉機會親近五娘。

陳三在黃家待了二年多，苦無機會向五娘傾訴愛意。一日，陳三照例打掃內外，故意掃到五娘閨門外，遇見益春捧著洗臉水準備進五娘房間，陳三再三請求，自願幫益春捧盆水，陳三進入閨房，與五娘互訴情衷。不久，益春進門，五娘一見，反羞成怒，指責陳三這小小的奴才，竟亂闖小姐閨房，而將陳三趕走。陳三生氣、失望之餘，決心離開黃家。五娘懊悔，央求益春藉留傘而留人。透過益春的巧言妙語，陳三了解五娘的矜持，繼續留在黃家。在益春留傘的過程中，益春趁機羞赧地向陳三提起自己的心意，陳三同時納二人為妻，享起齊人之福。

後來，林家因黃家再三延遲娶親的日期，前來逼親，並約定八月中秋成親。陳三與五娘、益春利用三更半夜時逃離黃家回泉州。林家知道陳三與五娘私奔之事，報官捉拿陳三，幸由官拜運使的兄長陳必賢出面調解，終於化險為夷，有情人終成眷屬，林大則改娶五娘的妹妹六娘，歡喜收場。

## 十二、〈散戲〉前半段選文

包大人大喝一聲：「來人呀，將那陳世美帶上來！」

前台一聲應和，胡亂喊起堂威。鑼鼓喧天，鑿鑿噹噹響了起來

秀潔扔掉手上半截菸，踩熄，站起來伸懶腰。她聽出金發伯的聲音裏透著幾分懶散，全沒有了青天大老爺的威嚴，喊堂威的也只是象徵性的乾吼兩聲，便歇住；戲演到這步田地，叫人覺得好笑，也難怪鑼鼓點子全亂了起來！

王朝馬漢在戲台的角落裏招手，該她上戲了，這一番陳世美上了台，便叫那包黑子鏟了，一命嗚呼，連國太也救他不得。這場戲好好演，相當感人的，只怕金發伯早已提不起這個勁了！

她蹬著階梯往戲台上去，走兩步，卻回過頭，朝下邊喊：「吉仔，抱抱你妹妹，不要讓她一直哭，你媽媽馬上就下來！」

後台地上鋪著草蓆，四周用帆布圍了一圈。草蓆周圍堆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皮箱木箱。一些戲裝、衣物、道具，還有其他雜物，凌亂的擺得到處都是。

一個約莫兩歲左右的女嬰，躺在蓆子上雜物堆的空隙裏，手腳亂蹬，哭得淒慘。哭聲卻早被鑼鼓壓了下去，坐在旁邊的，是六歲剛出頭的吉仔，猴子樣的伸手抓抓身上的這裏那裏，一副煩躁要哭的神色。兩把電風扇擱在草蓆兩邊的箱子上呼呼的吹，卻吹得熱風騰騰。吉仔正伸手抓他的背部，這一刻抬起頭，胡亂點兩下，並未動手去抱。他媽媽此刻正跪在包大人面前，連他那八歲的哥哥，十歲的姊姊，都跪在那裏。他們是秦香蓮可憐的子女！

秀潔有些不忍，搖搖頭，轉身一步步上了舞台，鑼鼓稍歇，她聽得背後飾演國太的翠鳳說：「吉仔，你後面那個箱子裏有餅，拿給妹妹吃，你也可以吃兩塊！」

翠鳳年紀輕輕，聲音卻粗啞，她剛剛手忙腳亂從戲裝裏掏出豐碩的乳房，塞進孩子的嘴裏。因為馬上要上戲，戲裝懶得脫。她孩子才八個月大，生得眉清目秀，惹人憐愛。翠鳳卻是神情木然，兩眼無神，汗珠滴在孩子臉上，也不曉得動手拂拭。秀潔曾經勸她離開，不要再演歌仔戲了，翠鳳歎氣說：「唉！能賺兩百就賺兩百，日子總要過的！」

陳世美被帶上來，怒氣沖沖站在包大人面前，開口罵道：「包文拯你好大膽，敢對本宮這般無禮，摘了本宮的烏紗帽，脫了本宮的袞龍袍。本宮要在皇上面前奏你一本，看你這小小的開封府尹又怎麼奈何得了本宮！」

包大人喝道：「大膽！自古以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你陳世美貪慕榮華富貴，拋妻棄子，詐婚公主於先，又使那韓琪去那山神廟企圖殺你妻子於後，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萬死不赦，就是皇上在此，我包文拯也照樣辦你——跪下！」

陳世美兀自不跪，卻叫王朝馬漢按了下去。

陳世美被按著跪下，他挨過去，用手臂碰碰跪在一旁的秦香蓮，低聲說：「小的在哭，哭很久了！」

秦香蓮說：「管他去，哭夠了自然會停！」

以前不是這樣。剛生下第一個孩子，心肝寶貝那樣疼著，第二個也是，演戲時還要特別請人看管，要離鑼鼓聲遠些，要注意衣物飲食，還規定每隔三兩小時要抱來看一次，有時候抱得晚了，找到空檔，戲裝都來不及脫，就急著去看。那時生活好、演戲收入不惡，尤其像「玉山歌劇團」這樣有名的戲班子，在村鎮城市都吃香，她這樣特出的當家名旦，自然……

秀潔懶懶散散地對著台詞，她發現金發伯竟然忘詞忘得厲害，有些台詞想必是臨時編造的……「秦香蓮」是「玉山歌劇團」的招牌戲，都演了十幾年了，怎麼可能忘詞？……她抬頭看到金發伯的神情十分頹喪，看著看著，自己也逐漸焦灼不耐起來。

戲台搭在廟前廣場上，用幾個空的鐵皮油桶搭起基架，鋪幾塊木板做台面，往上再搭佈景閣子，便有個規模。以前這樣搭，現在還是這樣搭，然則樣式一致，氣派卻截然不同，往昔「玉山」的亭閣山水，各式活動佈景，可以裝滿整部大卡車，然而畢竟叫人歎為觀止的，還是戲台的門面，豪華闊氣，五光十彩，就那亭柱裏兩條鮮活的彩龍，怕不有兩丈來高？……秀潔想著那時演戲的神氣，心裏禁不住一陣酸楚，那才真的叫做盛況空前哪！觀眾黑鴉鴉擠了一片，人頭連著人頭，一直氾濫到廟門前，還溢了一些在廟旁的馬路上，嘈雜聲、喝彩聲，依稀還在昨日。她扮演各種角色，在高大氣派的戲台上來回走動，彷彿此身就真在那金碧輝煌的宮殿裏哪！

而此刻夕陽照在金發伯木然的老臉上，寂靜而且淒涼，再顯不出往日的威儀了。秀潔飛快地向台前掠了一眼，像被什麼刺痛了一般，趕緊收回視線，低下頭，心裏隱隱作痛。真是一目了然哪！台前只有

七、八個觀眾，三、四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家，攜帶兩個五、六歲的娃兒，另外還有兩個穿著制服在廣場上追著打著的學童；就是這樣了，十幾二十人的戲班子，演給老少七、八個觀眾看。

十三歲開始學戲，一晃十五年，當初可怎麼也想不到，有朝一日會落到如今這個地步！

秦香蓮的兩個孩子，一個八歲，一個十歲，不耐煩的跪在那裏，一會兒這個動一動，一會兒那個動一動，兩個人不住的東張西望。金發伯看在眼裏，生氣，無可奈何的生氣，卻也只能拿眼睛瞪他們。秦香蓮扯扯他們的衣角，兩個才正經了一下，但馬上又心不在焉了。唉！孩子到底是孩子呀！秀潔曾經勸過她：

「阿旺嫂，不要叫孩子演戲了！」

「有什麼辦法？」秦香蓮說：「現在已經沒有人肯讓他的孩子學歌仔戲了！而童角又不能缺，只好他們來湊數，誰叫他們是金發伯的孫子！」

兩個孩子事實上也只是活道具，卻真的不能少；金發伯也沒教戲給他們，反正如今生意十分清淡，演戲也只是做做樣子，沒有觀眾，再不時興有什麼真本領了；不像自己當初學戲，每天都要演練，演不好還要挨一頓打。

阿旺嫂當初也是吃盡了苦頭，才造就成的當家名旦。在「玉山」最是輝煌的那些年歲裏，秦香蓮演到悲苦可憐之處，每每能賺人眼淚，她的聲音幽怨柔細圓潤，悠悠遠遠裏卻又一波三折，直把人的心提到半空裏，又緩緩壓下去，壓到了底。

後來她嫁給劇團老闆金發伯的大兒子進旺，進旺也學戲，在「七俠五義」裏演展昭，身手敏捷，還兼幾分清俊秀逸。歌仔戲沒落之後，進旺改行做生意，飲食攤裏湯湯水水的，如今肚子大了，開懷大笑時一身肥肉都會顫抖。

他們這兩個孩子在國民小學唸書，戲團有生意，戲裏需要童角，金發伯就叫他們請假演戲。有一次兩個哭著不肯，說同學知道他們演歌仔戲，都來取笑。

金發伯生氣地罵：「有什麼好笑，伊娘咧，做戲有什麼好笑？我金發做一世人的戲，辛辛苦苦把一大群兒女養得好漢，這有什麼好笑！你們怕人家笑，就不要去唸書，伊娘咧！」

阿旺嫂一旁聽了，低頭默然無語，她把孩子拉到一邊，哄著說：「聽阿公的話，戲好好做，做完了，阿母帶你們去吃肉丸，也買機關槍給你們玩！」

孩子急急地點頭，可以看出不是爲了肉丸或機關槍，是怕金發伯，他們邊點頭邊用法法的眼光偷偷看他們的祖父，秀潔站在稍遠的地方，看到阿旺嫂轉過身去，迅速揩了一下眼角。

包大人猛的站起身來：「來人啊！虎頭劍伺候！」

聲音剛落，場外另一個宏亮的聲音揚起：

「國太駕到！」

包大人略感驚詫，急忙迎了上去。

陳世美面露得意之色。

秀潔暗暗叫苦，這一下實在得意不起來，就連做個得意的表情，也透著淒清。「玉山歌劇團」輝煌的時代，輕易地把「陳世美」演得活靈活現，與阿旺嫂的「秦香蓮」，金發伯的「包文拯」，在戲裏爭春色，鼎足而三，時時好戲連台。陳世美的戲裏，這一段最容易演，那是絕處逢生，又兼狗仗人勢的小人得意之貌；阿發伯說，只了解這一層，就容易入戲，演出來的表情，就叫人看得咬牙切齒，就是成功。當初，每一句台詞，每一個小動作，都經過細心研究設計過，苦苦排練之後，唱腔做工都佳，難怪「玉山」的招牌竄得出來！

飾演國太的翠鳳被人簇擁著出場。戲裝舊了，不過，看那神情舉止，依稀也還有三分樣子。然而，秀潔卻只有搖頭歎氣：這跟「玉山」輝煌時代的國太，氣派上哪有個比例？……

腦子裏又浮起剛才翠鳳餵孩子吃奶的情景，那孩子一路哭，做母親的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急急忙忙的掏，千重山萬重水，越急越不濟事，看得秀潔覺得格外煩熱，卻只是苦笑！

其實，歌仔戲自有歌仔戲的生命，金發伯說，我們的不景氣只是暫時的，不久就會很好。伊娘咧，他說，那些「新劇」，流行歌，搖來搖去，愛來愛去，都是現世，無恥！他很憤慨；歌仔戲都是有憑有據的，教人忠孝節義，有什麼不好？過一段時間，所有的人都會反悔，都會回頭來看歌仔戲，不要灰心，我們會有希望！

然而，那時已經有不少人去唱流行歌了，她們打扮得妖嬈冶豔，賺的錢都比她多，樣子很是神氣！

其實要唱流行歌也不是很困難，秀潔有很好的歌喉，大家都公認的。但是，金發伯說：不行！餓死了也不能去唱流行歌！他說，一個學歌仔戲的人去唱流行歌，就像一個規矩的婦人家討了客兒一樣，那是無恥！

這些話是四、五年前說的。

那時候歌仔戲突然急速的沒落下去，「玉山」的許多女演員紛紛求去，改行唱流行歌曲。有本事的就

參加歌唱比賽，萬一得個名次就有前途，不過，這樣的人很少。有些人去歌廳酒店應徵做歌手，有些到酒家去「走唱」，有些跟賣藥郎中走江湖，甚至有人到私娼寮去賣。

「玉山」輝煌時期有演員三、四十人，現今只剩得十一、二個，加鑼鼓手雜務一千人等，合計不過二十上下。想當初天天有戲演，演職員依規定照著一定的時間作息，如今只得解散回家，自己再找營生的勾當，有生意，再集合起來；劇團也早已不再按月支付演員薪水及生活津貼，而是在每次演出之後，按約定的條件分紅，等於是打零工。

可憐的是，一年到頭根本演不上幾天戲，戲院裏老早就不再接受歌仔戲團了，只能在祭典拜拜的節日裏，到各村鎮廟宇間演出。但是，這些地方每每都是布袋戲的天下，布袋戲人員少，費用輕，打殺砍斬，節奏明快，還有一部分人喜歡看。歌仔戲費用大，觀眾又少，生意淒慘。劇團裏的演員只得四處覓食，然而，可憐，大多數的人除了會演歌仔戲外，都無一技之長，日子很不容易過。

秀潔四處找事，打零工，做店員，但都做不久長，別人知道她是唱歌仔戲的，都來取笑。又扯不下這個臉像其他人一樣唱流行歌曲或甚至去賣身。真是一言難盡！然而，在山窮水盡之餘，只能祈禱上蒼保佑，保佑金發伯說的話早日實現，希望大家早日反悔，都來喜愛歌仔戲！

「冤枉哪，母后，這包大人口口聲聲要剷了兒臣，您可要替兒臣做主！」

「包卿！」

「臣在。」

翠鳳沙啞的聲音頗有「國太」的韻味，她說：「這打打殺殺的，到底爲了何事？」

「……」

金發伯的台詞有些顛三倒四，不過，大意還是不差，可以將就過去。演了四十幾年的歌仔戲，早已變成一部「戲機器」了，就好比自來水一樣，開關一扭，台詞似水，唏哩嘩啦直瀉下來，一點都不費力；然而，如今金發伯卻如此異常，更叫秀潔看出他情緒的不穩定，的確心不在舞台。在那夕陽餘暉閃耀之中，秀潔甚至可以看出厚重油彩背後那張老臉，以及老臉的倦怠神色！歲月不饒人啊！金發伯畢竟老邁了，她心裏想，不知他對歌仔戲的信心是否一如從前？

此時台前只剩五個觀眾，三老兩小，其中有個老的背對戲台，與另兩個蹲在那裏，不知說些什麼，好久都不曾回頭望台上一眼，兩個四、五歲的小孩則繞圈圈在那裏玩得開心，時時把臉埋在大人的背後躲迷藏。

喜歡歌仔戲的人都不知哪裏去了！

包大人的台詞頗長，他反反覆覆顛三倒四的說個不休，未等他說完，後台突然傳來吉仔尖銳的哭聲，那哭聲持續下去，頗爲慘烈，阿旺嫂愣了一下，不安的挪動身體，金發伯好似沒有聽到一般，無動於衷的繼續演他的殘破的戲。

秦香蓮突然打斷包大人的陳述，朗聲說道：「啓稟大人，民婦先行告退！」

戲文裏沒有這一段。

金發伯吃了一驚，大聲問道：「妳講啥？」

秦香蓮不住的使眼色，再朗聲重複一次：「啓稟大人，民婦告退！」

包青天大手一揮，喝道：「下去！」

秦香蓮慌亂的站了起來，卻不忘大喊一聲：「謝大人！」隨即匆匆忙忙趕了下去，卻把兩個孩子扔在台上，那兩個孩子不知如何是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看台上幾個大人，毛毛躁躁的亂動。

包大人看了，氣上心來，神色都變了，卻也大吼一聲，一揮手：「你們兩個也下去！」

兩個孩子站起來拔腿就跑，全沒有了戲台上的規矩。

金發伯目送兩個孩子跑向後台，猛的轉過身來，罵道：

「這個查某實在不識禮數，囡仔哭一下有什麼大驚小怪？誰人的囡仔不哭？」

翠鳳與秀潔都大吃一驚，戲文裏絕對沒有這一句，金發伯嚴重地失言了，這使台上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鑼鼓手部停下來，不安的看著他們，後台有些沒有上戲的演員，也都探頭出來看。金發伯頓了一下，也覺出自己失態，卻楞在那裏，張著嘴，不知這個戲要怎麼接。

翠鳳還算機警，她只是停頓了一下，便把戲接了下去。只聽她乾咳兩聲，接道：

「包卿休要見怪，女人家生養兒女，自來便有些需要體諒之處；哀家撫育公主成人，也是這番心情；如今招陳世美爲東床駙馬，總希望有個圓滿的將來，但望包卿看在哀家面上，從輕發落，不知愛卿意下如何？」

金發伯嘴角牽動，微微笑了一下，秀潔更是吁了一口長氣，她看到鑼鼓手等人都在暗暗竊笑，後台更有人伸出大拇指來，朝翠鳳打招呼，戲總算能繼續演下去了，雖說不倫不類，卻也有個銜接處，而且憑空刪去一大段戲文，把國太搶去秦香蓮兒女，包青天又命人將他們搶回來的一大段戲都省去了。秀潔看看台下那些觀眾，他們仍然蹲在那裏談話，似乎不曾發現台上有什麼失誤。唉！有這麼大的破綻卻沒

有被發現，總是令人感到寂寞。……她心裏有一股淡淡的哀傷正緩緩的蔓延著。

三年前金瓜寮大拜拜，新廟落成，空前的熱鬧，在廟前廣場以及廟邊秋收後的稻田裏，同時搭起三座戲台，一個布袋戲班，一個康樂隊，還有他們的「玉山歌劇團」。三個戲台成三角形，面相對，演對台戲。

開鑼前，金發伯興奮得坐立不安，不斷的吩咐這個，支使那個，就怕有什麼沒有準備好，在這之前還叫所有的人都睡足了，養好了精神，以備大顯身手。

「好好做呀！」他開朗的笑著說：「這一次要讓大家知道『玉山歌劇團』果然是名不虛傳！只要我們好好做，我敢保證一定把所有的觀眾都拉過來，呵呵，我們快要有好日子過了！」

他還特別花錢添置了許多一閃一爍的彩色小燈，點綴得整個戲台上五光十彩，氣派不凡。由於他的積極，也使得全體團員都容光煥發，精神抖擻，人人夢想著美好的未來。

那天的戲目是「玉山」招牌戲之一的「精忠岳飛」。難得的精采好戲，忠義永昭，氣魄憾人，又有許多武打場面，演來頗為熱鬧；當初「玉山」輝煌時期，這齣戲連演連滿，轟動得很！

所以金發伯沾沾自喜說：「這樣精采的大戲，要壓倒兩個小戲班子，那是殺雞用牛刀了！」

一天裏演午晚兩場，午場選的是「大破拐子馬」，晚場「十二道金牌」，是全齣戲裏兩個最精彩的部分。秀潔飾岳飛，金發伯午場飾金兀朮，晚場飾秦檜，是「玉山」最完美的搭配。

然而，「玉山」卻敗了，而且敗得奇慘。戲台前萬頭鑽動，卻都用他們的後腦勺對著「玉山」的門面。午場演完，大家默不作聲，靜靜蹲坐在後台草蓆上。秋風吹得後台的帆布啪啪有聲。

末了，金發伯猛抽菸，一路抽一路罵：「伊娘咧，這是什麼世界，穿那種衣服，跳那種舞，唱那種歌，真是侮辱神明！伊娘咧，這是什麼世界，一世人也未曾遇見這種事情！」

康樂隊有十來個年輕的女孩，穿暴露的服裝，跳熱烈的舞，唱的歌難聽，觀眾卻看得出神。布袋戲更是不倫不類，除木偶外，真的人也上台，有穿短裙熱褲唱歌跳舞的貨真價實的女人，也有年輕的男人，搭起鐵架，做一些像馬戲團或是雜耍團裏的特技節目，真正演布袋戲的那個「出將入相」的小舞台，是可以隨意升降移動的，真人出來時，舞台撤去，木偶出來時，舞台再復元，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可是，這兩個班子卻把所有觀眾都吸引過去，「玉山」的演員，在微涼的秋風裏，把「精忠岳飛」演得渾身大汗，卻只落得觀眾個個以背部相望，難怪金發伯氣得臉色發青。

比較起來，這還是小事，到了晚上，才是難過！

那天晚場，另外兩個班子，都弄了相當奇特的燈光，歌舞節目也比午場更為熱烈大膽，看得年輕觀眾口哨與喊叫之聲四起。上了年紀的，與一部分婦女觀眾，都去看布袋戲的特技節目，卻也時時把目光瞄向康樂隊那邊。「玉山」一開始鑼鼓雖打得響，麥克風的聲音雖蓄意放大，仍然一如午場，演員再賣力，還是白費力氣。

金發伯強打精神，上台三、兩遭，看著無力回天，便徹底的洩了氣，他在戲台邊找到一個村中的小孩，給他跑腿錢，央他去小店裏買了酒，坐在後台便咕嚕咕嚕喝起來，喝得上台時都踉蹌不堪，下了台還照喝。

戲演到一半，秀潔下了台，在後台抽菸。

金發伯突然指著她，大聲對她說：「沒有辦法了，妳給我唱！妳唱！妳的歌喉比她們好！」

秀潔驚訝地說：「唱什麼！」

「唱……唱流行歌！」

眼睛睜大了看他，他咕嚕喝了一口酒，重複地，堅定地說：「唱流行歌！把觀眾拉過來，我們『玉山』是最優秀的，怎麼可以輸？」

「您，您以前不是說……」

「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現在我叫妳唱，妳就唱！呵呵！唱，把他們唱過來！妳是最好的演員，是不？妳的歌喉最好！」

她不敢相信，這是不可能的，他以前說，一個學歌仔戲的人去唱流行歌，就像一個規矩的婦道人家討了客兄一樣！

於是，她細心地再問：「您真的要我唱？」

金發伯粗暴的說：「叫妳唱妳就唱！囉嗦什麼！」

她站到台上來，扯開嗓門唱：

梨山有個姑娘叫呀叫娜姐，她的兩個眼睛水呀水汪汪

烏溜溜的頭髮披肩膀，一把熱情像太陽……………

台下馬上有許多人轉過身來，看見她穿一身戰袍，頭戴盔甲，站在戲台中央一動不動的唱，有些人便喊叫，吹口哨，甚至吆喝起來：

「搖下去！搖下去！搖呀！怎麼死死的不會動？」

她慌了，真的不由自主的搖了起來。

唱了一段，搖了一會兒，突然想起自己飾演的是忠孝兩全大義凜然的岳飛，頭戴盔甲身穿戰袍的岳飛，怎麼唱起這樣的歌來？怎麼唱起這樣的歌來？

一時百感交集，覺得她嚴重的侮辱了先賢，而自己也被什麼給侮辱踐踏了！台下那些觀眾好似都在惡意的嘲笑，有些人對她指指點點，不知說些什麼！

這時，康樂隊那邊舞台上出來一個穿迷你裙的女人，抓起麥克風怪里怪氣的大叫：

「你們看，你們看，岳飛在唱『梨山癡情花』，穿戰甲的岳飛大將軍在唱『梨山癡情花』，哈哈，我們不知道岳飛的歌喉這麼好！來，姊妹們，我們陪岳將軍唱一段！」康樂隊的舞台上尖聲尖氣怪聲怪叫擁上了六、七個穿一式迷你裙與緊身 T 恤的女郎，一起開口唱：

梨山有個姑娘……

……………

並且搖頭頓足，狂熱的舞了起來。

秀潔早已淚如雨下，她覺得她的軀體已經不屬於她了，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她的。她一路唱一路搖，淚水崩潰似的灑個不停，好不容易唱完了，找個藉口，慌忙下台。

卻看到金發伯在後台哭著叫著，拿酒瓶砸自己的頭，許多人拉他扯他，扯成一團。

「包卿，看在哀家面上，把他放了！」

「放了陳世美，我，我怎樣向秦香蓮交代？」

「哎呀，包卿，妳不看哀家的面，也要看聖面哪！」

「吾皇聖明，若是降罪於臣，自有臣來擔當！」

「包卿，你若殺了他，公主以後如何過日？你敢忍心讓她年紀輕輕就做寡婦嗎？看在哀家面上，放了他吧！」

「這——一個……」

接下去是全劇最精采的部分，高潮迭起，劇力萬鈞。包公吩咐下人，取了他的俸銀要贈予秦香蓮，勸她回家。

包公唱道：「拿我的俸銀三百兩，帶你的子女回家鄉，回去儘管把書唸，只要唸書卻不要做官，你丈夫要不是貪著把官做，怎教你一家拆散，不得團圓！」——這一段金發伯唱得最好，他的聲音寬厚沉雄，感情收放恰到好處，把包公那似愛似憐似哀似怨的無可奈何的心情，表露無遺，勸了秦香蓮，也道出自己的心境，爐火純青，無懈可擊。秦香蓮也有一段好戲，她哀怨悲憤又兼正義凜然的唱出：「我原以為包青天是一個正直的好官，原來也如此官官相護，唉，罷，罷了，誰人叫我們生在貧窮百姓家！公堂上叫起我的兒和女，我們回轉家鄉去，今後有人問起包龍圖，就說門牆高起，戒備森嚴，不得其門而入！」唱得包公神色大變，決定摘去烏紗帽，脫去紫羅袍，把陳世美鏟了！

秦香蓮此時原本應該在公堂上的，只因剛才吉仔啼哭，慌忙下台去了。金發伯眼看台上沒有了秦香蓮，戲無法演下去，不由得怒火中燒，面向後台大喝一聲：

「來人啊！傳秦香蓮！」

不見動靜。只有鑼鼓有一搭沒一搭的敲著。

隔了一會兒，又叫一次。

王朝從後台跑上來，挨近包大人，低聲說：「阿旺嫂帶伊的囡仔，去店仔吃冰！」

台上的人都哭笑不得，大家看著台下的觀眾，他們仍在那裏談得高興，根本不管台上的事。秀潔隱約間好像聽到包大人一聲歎息，又好像沒有，鑼鼓聲把一切細微的聲音都壓下去了。

只聽包大人有氣無力地傳下令來：

「來人啊！將那陳世美搭在劍口上！」

聲音有些含糊，像喉裏有痰。

於是秀潔便被推著揉著，往戲台前方左角上走，她雖作勢掙扎，卻也顯出懶散。

這戲接得沒有道理；她想，把包青天與秦香蓮最精采的對手戲刪了，整齣戲便拍的一下軟了下來，像被折斷脊椎骨的蛇，再也發揮不了力量；演演唱唱十餘年，就不會這樣草率過，阿旺嫂也……唉！想起當初學戲的艱苦，金發伯要求的嚴格，一句台詞，一個小動作，都不得馬虎的情形，又想起這些年來的生活，禁不住有些悵然，又有些淒然，又有些惱怒了。

金發伯是早就被擊敗了，自從他命令她唱流行歌曲以後，他就一敗塗地，從此一蹶不振，變成一個整天哼哼哈哈、喝酒、打盹、逢人便訴說「玉山」輝煌時代的故事的老頭。秀潔看不過去，有時也會說他幾句，他會暴怒起來，罵：「我會做歌仔戲，做得真正好，轟動全省的時候，妳都不知道還在哪裏咧，輪得到你來說我？」

這些年大家生活都苦，劇團的生意是壞到不能再壞了。後來，實在無可奈何，就兼做喪家的生意，

牽魂陣、五子哭墓等等，什麼都來，生活勉強過得去。

然而，秀潔實在不喜歡，她不喜歡喪事的氣氛，害怕見到棺材，害怕見到喪事裏許多哀痛的場面，也厭惡在喪葬的行列裏刻意扭動臀部搖擺行進，這些舉動與她扞格不入；自學戲開始，她一直學著男人的舉止氣派，演戲也大都反串男主角，所以十分不習慣這些誇張的女人動作。

於是有些時候會發發牢騷，說著說著，就掉眼淚。

別人安慰她勸她說：「忍耐一點，等熬過這段不景氣的日子，一切都會很好的！」

大家都在欺騙自己，她也是，每個人心裏都很清楚，就是無法承認，無法面對。工商業的蓬勃發展，電影電視等等傳播事業的日新月異，已經把人們的興趣從歌仔戲上面帶走了，以前喜歡歌仔戲的人，現在都被電視連續劇黏住了，歌仔戲實在回天乏術，他們每個人都清楚，但每個人都不斷的安慰自己，等熬過這一段日子之後，一切都會很好的！

那一段時常參加葬列的日子，回想起來餘悸猶存，秀潔每一次都無可避免的，會在那個場合裏想起「玉山」輝煌時代自己的種種光彩，一想起來，便禁不住淚下，再被喪事的氣氛一感染，便著著實實哭得淒慘，有幾次甚至因為這樣「表現良好」而意外獲得賞錢。不過，她實在怕，每承擔一次差事，就有赴死一次的感覺。

後來劇團裏突然跑來一位跑江湖的賣藥郎中，說是金發伯的好朋友，他給劇團出點子，提出「蜘蛛美人」的構想，拉著六、七個人，便開始跑江湖。

所謂「蜘蛛美人」，其實是騙人的勾當，他們請畫廣告的畫了一隻大蜘蛛，這蜘蛛沒有頭，卻在該畫頭的地方開一個洞，讓人頭可以鑽出來，便成了廣告詞上所說的「人頭蜘蛛身」，再擁有一個兩人樂隊，三個可以替換的「美人」，便大鄉小鎮的大人五元囤仔三元起來。

這「蜘蛛美人」當然能講能唱能吟，也能與觀眾打情罵俏，在唇舌上胡作非為。當初一提出構想時，大家心裏都很清楚，都知道那到底是個怎麼回事，但都異口同聲的答應了。秀潔心裏甚至對這個江湖朋友滿懷感激，因為不管如何，他總算把她從葬列裏拉出來了。

這段日子裏，金發伯難得講話，他端了一把小圓凳，坐在入口處懶散的收錢，每晚散場後，喝一碗米酒，便去睡覺。一切事情，都由那個江湖朋友包攬。那個人每夜都要出去飲酒作樂一番，回來時偶爾還要發酒瘋，但，第二天，他又扯開嗓門在那裏喊：

「來，來，無奇不有，美人頭蜘蛛身，會講話也會唱歌，來，趕緊來看，大人五元囤仔三元，只聽蜘蛛美人開口講話，就值回票價……」

有客人進來發覺受騙，找他理論，他若看著人家老實，便橫霸霸口出惡言：

「伊娘咧，你五塊錢有多大？這麼美的女人跟你講話，又唱歌給你聽，還要被輕薄，你還不夠，你五塊錢有多大？」

要是看到對方不好哈，可能是那個路上的，便低聲下氣拍人家肩膀說：

「老兄弟，這年頭日子不好過，惹你看笑話了！千萬請你多多包涵，當然不能收你的錢，有空請你過來喝兩杯，我們是出外人，你要多照顧！」

這樣的生活大家過得很窩囊，一則收入實在有限得很，又要時常換地方，很辛苦，一個地方無法呆太久，久了沒有生意，可能還要惹麻煩。二則大家都感到被那個人愚弄了，嘴裏不說，心裏卻不舒服。有一天晚上，金發伯不知爲了何事，跟那個人大大地吵了一架，還拿椅子砸人家，那個人憤憤地說：「好！大家試看看！」

這以後便沒有那人的消息。「蜘蛛美人」自然就落幕了。問金發伯爲何事吵架，他不說原因，只是鐵青著臉，用顫抖的手指著人的鼻子，大聲吼叫：

「你們都給我收拾行李，回家去，不可以過這樣的日子！」

那聲音，不像金發伯，像一頭受傷的猛獸！

翠鳳沙啞的、仗勢凌人的，又兼著幾分耍賴拿蹺的語氣：「你要鋤，你就先鋤了哀家！」

「哎呀！罷，罷了！摘了我的烏紗帽，脫去我的紫羅袍，我包文拯此番官不做，命也不要，只爲的一個天理正義。來人啊！開——鋤——！」

前台後台一起應和起來，聲音裡充滿歡天喜地的氣味，戲，就要散了，每人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進帳，晚餐還有地方士紳招待的一頓豐盛的酒食，一時之間群情奮然，鑼鼓聲也格外驚天動地，在夕陽餘暉閃耀之中，整個戲台好似跟著動搖顫抖起來。

觀眾懶散地向戲台望了一眼，像是埋怨鑼鼓聲擾了他們清靜，一個站起來，伸懶腰，第二個接著站起來，第三個站起來，他們把蹲姿變成立姿，卻繼續談天。

戲就這樣散了。

(下接課文部分)

